



土路蜿蜒，村东头那棵歪斜的老柳树记得，那条黄土路原是驮着月光长出来的。祖父说，当年逃荒的人们流落到此，背囊里抖落的谷子在鞋底处生了根，第二年春天竟蜿蜒出十里青苗。

后来车马踏平草茎，碾出两道深辙，像大地的掌纹刻进岁月。天雨宽广，百草群起，车轮碾过，倒伏几多。此消彼长，百草与车轮纠缠了数千年。

那时的土路会呼吸。牛车经过时，松软的尘灰便腾起细浪，裹着车轱辘的吱呀声往天上飘，飘到白云上，飘向远方。路旁紫云英、车前草沾满浮尘，像是撒了层金粉。

每逢雨季，大车辙里积着一汪浑水，青蛙端坐其中，“呱呱呱”把暮色叫得愈发幽深。也有失落的蝥蛄蚱蜢，挣扎着从浑水中蹬腿游出，用前足搓一搓触角，算是美颜。

叽叽喳喳的孩童中，必有一个是我，正从学堂一哄散出，赤脚踩过温热的泥浆，脚趾缝里钻出细小的气泡，恍若踩着云絮行走。也有独自去上学的清晨，薄雾里，有独轮车吱扭扭压过露水，车把式哼的小调惊起稻禾丛里的白鸪。放学后，暮色中的老人背着柴火，和身后黄牛的身影一齐被夕阳拉得老长，恰似移动的瘦金体。

周围的花特别多，且开得艳丽。这些花应该每年都这样盛开，只是我没注意罢了。阳明先生说：山中之花，人未见便都归于“寂”。这个“寂”用得极好，并非哪一方不存在，只是彼此间没有感应而已。

我的生计中本能见到的这些花，往年都盛开得艳丽，只是我没用心，人与花才同归于“寂”了。细数往年的春天，心无不系于琐事，被人世间似乎更看好的事蒙蔽着，园子或天然盛开的五颜六色的花也失之交臂了。

几乎每年春夏，我都要带着家人去野外踏青赏花，近百公里的泗水桃花节，也去过几次。清明时节，见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老龙湾梨花，第二天一早也去看了。我去过杏园桃园，来梨园还是第一次。满山坡的梨树爬满了白色的花儿，远远望去一片雪白，难怪唐人岑参说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去赏桃花时，在桃林边上也见过几棵梨树，虽然盛开着白色的小花，终被粉色桃花给压倒了，仅作了点缀。若是这梨园之花有知，一定是不服气的。

这梨园应该有些年头的，看那粗大的树根，少说也有二十来年的风吹雨打。往年不知有这梨园，这园的春色亦不会少的，只是开给了旁人看。

想起我见过的那些桃树，枝干并不很粗，却因好几屈的节状，为众人所知。相比之下，这梨树更深沉些，却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

赏花的时节，花儿会如期而至，可人呢，未必都会有那份心境，至少在过去些年里，我就很少想起它们。

花儿鲜活在人的心中了吗，人的心鲜活起来，才可能感受到花的鲜活。那是人和花和世界的璀璨。

泉之林

匡山听涧

叶小荣

初夏的雨，是匡山敞开的心扉。银涧飞瀑，挣脱了岩壁，跌撞着奔下山来，轰鸣声里藏着蕴藉的激情。山被洗得透亮，村庄浮上云烟，恍若绿岛悬空。

匡山如赤子坦荡，不藏一物。千载香榧撑开虬枝，沧桑与自信晾在光中；酸枣糕凝成琥珀，在木架上淌着温润；山民的爨屋里，沉淀着苦茗的清气、苦茶的幽冽。万物在此袒露本真——酸和甜在叶脉间流转，苦与香在云雾里交缠。

涧水在村前劈开一道欢腾的银河。我们如归巢的稚子奔向水畔，指尖摘下枇杷的金黄。蜜蜂抖动滚圆的腰肢，在花影间跳胡旋舞，而我们甘愿与蜂鸣装入行囊，寄给远方的眼睛。

凉亭木栏是观涛的渡口，我们在这里假寐，絮语，仰观流云俯聆涧鸣。龙井畔的青石板路，沁凉如古玉，赤足行走时，苔痕与石纹正将天籁谱成心曲。每道纹路都在苏醒，与大地交换呼吸。

踏出山门时，我忽然懂得——邂逅飞瀑与佛光不过皮相。最珍贵的，是涧水中映出的那个自己：未被尘烟熏染，而初雨般澄明。

大运之河

从未消失的土路

华涛

入夜，路面上那些深深浅浅的蹄印盛着月光，恍若银河碎屑落进人间。月光把车辙镀成银链子，恍若大地佩戴的古老首饰。

辙痕深浅，祖父的牛车在土路上碾了四十年。榆木车辕早已沁透汗碱，结成灰白色的盐花，木铁黏合处，黝黑锃亮，似乎可照见人影。车辙深处藏着秘密：春天载着嫁妆的红漆木箱曾在此陨落铜锁，夏日骤来的暴雨竟溅起土腥味的尘雾，秋日运粮的麻袋漏下几粒麦子欢喜了鸟雀，寒冬送葬的队伍撒落的纸钱沾满谁的泪泪……这些痕迹被后来者的脚印覆盖，却永远留在土地的褶皱里。

某个槐花纷飞的午后，我跟着祖父去镇上卖粮。牛车慢悠悠晃着，车板缝隙漏下的谷粒引来成群的麻雀。行至坡道最陡处，老牛突然屈膝跪地，祖父急忙用肩膀抵住车尾，脖颈青筋暴起如老树根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为何《诗经》里说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”，原来先民们早把对坦途的渴望刻进了骨血。

我在三更天偷听过土路的心跳。守麦场的老汉说，夜深人静时把耳朵贴在地上，能听见远处行人的脚步声。我试过，却只闻得地气在泥土孔隙中游走的窸窣，像无数细小的根须在黑暗中私语。无数的虫子在看不见的角落里笑我，我是大地中心演小品的主角儿。

后来推土机轰隆隆开进村庄，柏油路像条黑蟒吞噬了土路。新铺的路面平展如镜，却再长不出车前草与蒲公英。那些曾经在浮



对张大顺来说，正月初一是一年中中最忙最累也是最开心的时候。天不亮，他就带着锣鼓队从全镇最偏远的张庄出发，沿着赵庄、王庄、李家庄等十几个村子，一路向前，开启欢乐之旅。

每到一个村子，锣鼓队便在村委大院摆开阵势，随着张大顺一声响亮的号令，几十件锣鼓家伙一齐响起来，雄壮有力，震耳欲聋。一会儿似万马奔腾，一会儿如排山倒海，变幻多端的节奏，让整个村子瞬间欢快起来。几十个膀大腰圆的壮汉，清一色的红衣，黑色的短靴踏得地面咚咚作响。领头的手持

从雷公背下五里坡，刚走进烂泥巴沟口，许二林突然拦住我，示意别出声。听，沟谷里有花开的声音。顺着一缕柔柔细细的风，我听见了，是一朵金针对花开了，它就在烂泥巴沟的沟底。

那里适合金针对花生长，有着一片金针对花。一条小溪九弯十八拐，从高山深沟密林流出，流到烂泥巴沟底，流成断崖瀑布。平日里潺潺流水，不温不火。要是山里发洪水，瀑布能冲出好几米远，几里路以外都能听见。

瀑布下面是一处深潭，常年积水。洪水从瀑布横冲而下，从深潭冒出，带着泥呀沙泥土的，天长日久在小溪两岸留下一沟的土。只因常年有水，一脚踩下去，不小心就陷进去了。烂泥巴，烂泥地，沟，也就得名“烂泥巴沟”。

春末夏初，烂泥巴沟花开正盛。大概是因为山高沟深升温较慢，烂泥巴沟的花开总是比山外迟一些。但只要是一花开，无论早迟，都是美丽的。烂泥巴沟土肥水足，不只适合金针对花生长。一沟两岸，繁花争春。一眼望去，鸭儿沟，菜籽花，喇叭花，牡丹花……顺着沟口往里走，走着走着，数都数不过来。

蜂呀蝶呀虫呀鸟的，飞来舞去，上蹿下跳，比身段，比歌喉，都想顺着风顺着花开，整出些生机和生命的动静。花也不示弱，你开出红色，我就开出紫色。黄色蓝色，粉红紫红桃红，米白银白灰白，淡黄鹅金黄黄……是生命，就得比比。赢了，才能招来蜂呀蝶蛾子蚰蚩的。

就连那些水珠子，也爱往那些鲜艳的花朵上爬着躺着，享受短暂生命里的暖阳。

春天的脚步迟迟慢慢悠悠，烂泥巴沟里难得有温暖的阳光。春迟了，还有夏天呢。四季轮回，季节总是一波波催促着时间和花朵的脚步。

烂泥巴沟左边是牛头岭，除了偶尔有人上山砍柴，几乎无路可走。右边是雷公背，一条大石板路，也是出村子唯一的路。

谁会往烂泥巴沟走呢，大家都忙着走雷公背去白合场，卖山货买化肥，送猪崽选种子，出远门挣大钱。进烂泥巴沟，既没山货，也没吃的，谁都没时间进那荒山野沟。

我得去，还得忙着去，就因那些野花野草，烂泥巴沟成了几时的乐园。那些花草草，可是喂鸡鸭鹅猪的好东西。一刀割下去，就是一大把。几刀割下去，就是半大背篓。

进了沟，花不到多少时间，一大竹背篓的草就割好了，就到了玩的时候。瀑布流水，潭里有鱼，溪里有虾，岸边有虫。天热的时候可以洗凉水澡，可以捉鱼摸虾。天冷的时候，鸟

尘中翻飞的燕群，如今只能贴着晒软的沥青低掠，翅尖沾满汽车尾气的油腻。

被铲除的不仅是泥土。埋在路心的石碾子，嵌在坡道的马路铁，还有车把式们用烟袋锅画在树皮上的记号线，统统混入建筑废料。某个清明回乡，见施工队在拓宽路面，挖掘机的铁齿啃噬着祖坟旁的黄土，飞扬的尘烟中，恍惚看见先人们沿着消逝的辙痕向西迁移。

苏轼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的慨叹，此刻竟成了谶语。村口石桥栏板上，光绪年间捐路人的名字模糊难辨。祠堂墙角堆着残缺的“泰山石敢当”，那些曾庇佑行人平安的符咒，终究没挡住推土机的履带。唯有那棵老柳树，因为不碍事，得以留在残存的路基，年轮里还困着往昔的车铃叮当。

去年深秋，我一闹阑肚子，母亲托人捎来一包故乡屋檐土。说是修路时特意从老房子上墙上的，装在粗陶罐里竟生出细密裂纹，宛如土路龟裂的旧貌。夜深人静时掀开罐盖，依稀闻到当年牛粪混着青草的气息，那味道让人鼻腔发酸——原来乡愁是有形状的，是螺旋向下的陶罐纹路，是掌心握不住的细小沙粒。

寒露那天在异乡街头，忽见孩童追逐着滚铁环，金属圈撞击柏油路的清响，竟与三十年前铁环碾过土路的钝声重叠。怔忡间有一种声音：我们何尝不是岁月打磨的铁环，在城

东文西武

锣鼓声声

刘琴

火红的狮子绣球，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，随着锣鼓节奏在壮汉们中间火龙般穿梭，时高时低，时东时西，时而弧线，时而半圆，引领着壮汉们闪转腾挪，奔跑跳跃，喊着“嘿哈嘿哈”的口号，变换着队形和花式，还不时与村民们互动。

村民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一个个脸颊红润，眉开眼笑，陪着脚尖喊着叫着，酣畅淋漓的沸腾景象，给村子平添了浓浓的喜庆。

早些年间，各村镇也曾有大小十几个锣鼓队，年节时候四处表演。这十几年，锣鼓队成员陆续外出务工，祖祖辈辈无比喜爱的锣鼓表演稀少下来，这独特的乡村技艺快要失传了。

自张大顺从南方打工回来，看着越过越好的日子，看着在村委仓库尘封多年的锣鼓家伙，小时候跟着父辈到各村看锣鼓表演的欢乐影像始终萦绕在心里。

他心里便有了打算，与村党支部书记商

东山小鲁

花开风听见

周天红

飞出去觅食了，就可以离近了看看鸟窝，摸一下鸟蛋还是温温的。

花开时节，我得天天去烂泥巴沟。就躺在那些花丛里，顺着风，听着花开的声音，那是世间最美丽的声响。有风无人，花开的声音只有风听见。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些风，顺着花开的声音，顺着花香，顺着那些蜂蝶虫们来来往往，细细缕缕，飘飘荡荡，有灵与魂离开躯体的感觉。

时而瀑布上，时而深潭里，时而小溪边，时而林子间，飞飞扬扬，停停走走，有侠与仙仗剑天涯的冲动。上了山顶，去了云端，走了沟口，停了树尖，云云雾雾，藤藤蔓蔓，有天与地穿山入海之气势。吃野果饮山泉，戏鱼虾听花开，踏瀑布绕密林，轻轻松松，进进出出，有风与花陪伴绝世之梦。



大概是躺久了吧。许二林用一节枯树枝敲了敲，说，走，到小溪里摸鱼去。我说，你娃是不是肚子饿了。其实，我俩的肚子都饿了。要是不为填饱肚子的事，我和许二林也不会成天往烂泥巴沟里跑。割猪草牛草是一回事，听见花开又是一回事，还有另外一回事，就是小溪里有鱼虾。

从小溪或是深潭里捉了鱼虾，弄到瀑布下的岩洞里，再趁些干柴或是树叶子竹子叶点火，烤着，就是一顿美食。从家里早晨出门时，我和许二林都只吃了两大碗稀饭汤子下泡豇豆，上山下坡，走进烂泥巴沟就饿了。

从村子上走二仙桥，上雷公背，一路一群的人都去了白合场。我和许二林从雷公背分

乡的车辙间滚来滚去，带着故土的泥屑，在新浇的混凝土上留下转瞬即逝的痕迹？

如今走在任何一条路上，脚底都会泛起隐秘的震颤。那或许是基因里镌刻的古老记忆：八千年来粟粒落地的轻响，三百代先民脚茧摩擦大地的温度。每个中国人都是带着故乡的泥土上路，在异乡的雨季，鞋跟总会长出意想不到的草芽。

祖父的榆木拐杖还立在老堂屋的门前，杖身布满细密的裂纹，像极了干涸的黄土路。某个恍惚的瞬间，我仿佛看见杖头的铜箍映出往昔：牛车仍在暮色中吱呀摇晃，车辙里晃动的不是天雨积水，而是碎成千万片的皎皎月光。而那些消失的土路，或许正在某个平行的时空里生长，等着收留所有迷途的乡魂。

母亲说，人活一世就像在土路上行车，不怕坑洼就怕打滑。如今懂了，当年觉得硌脚的石子，都是命运埋设的路标，防滑，坚定。那些沾在衣角的苍耳子，恰似岁月为我留下的邮戳。走在任何地方，都能听见故乡的土路在脚底沙沙作响。

——原来我们终生都在编织一条看不见的路，用记忆的经纬，用消逝的辙痕，一并如乡愁在泥土的肌理中自然生长。

■毛毛 摄影



量好，他用自己的积蓄，挑选了身板结实、头脑活泛的壮汉，农闲时去到南方学习，加上本地传统花式，融合更多地方的表演特色，又添置了全套崭新的锣鼓家伙，沉寂多年的锣鼓队火了。

这帮壮汉，春耕秋收，管理农田，农活样样扎实，还承揽了方圆几十里村庄的红白喜事，为父老乡亲出力帮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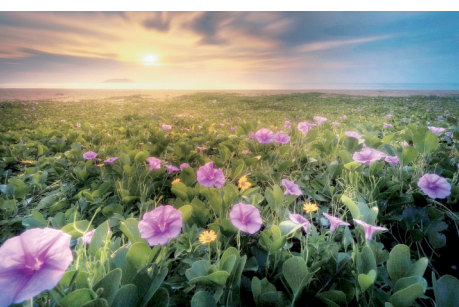
大年初一的时候，张大顺就带着锣鼓队到各村表演。除了各村的主场，还上门给军属烈属、模范党员这些挂着光荣牌匾的人家表演，为他们送欢乐、送祝福。

有人就劝张大顺说：“在本村表演，老少爷们都知情，何必辛辛苦苦去外村。队员们也不是铁打的，一个个都累得腰酸腿疼胳膊麻哩。”也有人说：“现在各村都有钱，应趁着年节挣些报酬，既有收入贴补锣鼓队开销，又能活跃乡村文化，一举两得，多好的事儿啊！”还有人劝张大顺说：“现在是信息时代，在互联网多媒体抖音平台开个直播，保准赚大钱！”

张大顺憨厚地笑着说：“咱们的日子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对咱的庄稼地，对父老乡亲，咱要感恩。锣鼓队不为赚钱，只为把咱祖辈的技艺传下去，让咱庄户人过大年更开心，更喜庆，更热闹！”

锣鼓声中，大山醒了，小草绿了，迎春花开了，村里人醉了……

■粤梅 摄影



了路，下五里坡，就只能进烂泥巴沟了。

白合场，我就只是站在雷公背的埝口上，看见进进出出场口的车来车往冒着白烟。早前，我还以为是车子着火了。许二林说，你别瞎说，那是车子加着马力跑。我听不懂。许二林也说得很明白。许二林就去过一次白合场，还是他二舅背着去的。能把车子认出来车子就不错了，哪能说出个一二三。

花开满烂泥巴沟的时候，我和许二林都喜欢去那里，躺在花丛里说事。二舅三舅家的大姑四姨家的，前山后山雷公背下的，那些事，都是事。说着说着，许二林说，爹说了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去白合场的学校上学了。

我知道，他爹和他二舅一起在白合场场口上的石厂里承包下了打石头的活，家里的钱有出路了。看着许二林说话的表情，我突然听见瀑布下深潭边一朵花开的声音。

后来，好多时候，走进烂泥巴沟，就我一人等待花开，就我一人听见花开。

后来，好多时候，走在城市的街口，顺着风，顺着来来往往的人流，我总能听见街角处有花开的声音。

好多年，我依然在川南长江边的小城里飘荡去，走走停停。听着花开的声音，总爱顺着走上一程，静静地走上一程。许二林呢，听说还在长江下游的那个城市里。

我不知道，那些灯红酒绿处，那些霓虹闪烁里，那些高楼林立间，他还能不能听见一朵花开的声音。

风儿啊，随着云儿飘，你都到哪里去了。谁不想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，可是生活偏要牵着你绕着道走上一程，也就只有努力了。

我知道，顺着时间和时节，那些人、花、树、叶，都已经走远，只有那些风，还回荡在那片沟谷。

也许，花开的声音，只有风听见。

■心飞扬 摄影

木札岭是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也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洛阳园区的一部分。诗人胡红拴在中秋时节重游这片神秘的土地，创作了组诗《我把月亮挂在木札岭上》。

这组诗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，展现了生态诗学诗歌的天人双元主体在场表达，赋予大自然以人的身份、地位、情感、哲思，以及对命运价值的探究与追求。这种表达，超越了传统生态观中人主宰自然的局限，立足于天人主体命运与共的视角，表达了人与自然在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心灵统一，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宣言。

生态诗学诗歌赋予自然和人同样的身份和地位，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如“夜月，成为了了深宫内院”，大自然也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或领地，以如此隆重而深情的在场，欢迎诗人的佳节归乡，赋予大自然人的主体性。

“亘古的记忆融入了山岩沟壑”，记忆的意境表达自然，有着和人一样的烙印文化的主体，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究它，甚至成为他的知己。

“老树们守护着自家的家门”“一位位山的留守者”“问道”“轻唤”等诗句的表达大胆直白，大自然有自家的家，老树是家长，更像仁慈的智者，它倔强地笑观风云。诗人以先问，然后轻轻呼唤，诗的字里行间写满敬爱 and 亲昵。

“诗会，老墙上写满了丰收的喜字”，诗人赋予自然以丰收者的身份，并以独特的意境，表达出与自然鸿儒们写诗谈心的喜悦和满足之情。

“一万年的石，演绎着自然岁月的浪漫”，这首生态诗学诗歌赋予自然伟大的人格魅力和浪漫的石人特质，表达诗人对自然创造力和生命力的由衷赞美。

“怪石上的老树的叮咛”，诗人的笔下，大自然是一位富有智慧和爱心的老者，也是诗人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的双元主体生态观的在场表达，这超越了自然只是物质世界的界限，更在情感、精神层面与人融为一体，如“云雾中的挂壁，入场，将身心融入魔幻的梦境”。

生态诗学诗歌赋予自然和人同样的情感和意志，“临窗目送夏风西行的不舍”，此时此刻在场的，自然不再是被入欣赏或征服的景色，而是有着人的情感、意志、行为和判断力，与诗人心照不宣。

“思念的弦，唤醒酒香的醉意”，中秋佳节的自然用清酒酿成了醉意，比人还要善解人意，这种生态诗学在场诗歌，分明是在表达大自然体贴入微的美人品质。

“清溪挥墨，书写着自然的文字”，赋予了自然人的情感，清幽的溪流不仅诗字，还可以读懂诗人的心声，“让大河门的源头成为方块字流淌的诗行”。此处，自然的生命之源和人的文化之源，在情感和意愿上达到高度统一，诗人与这里的林蛙对视过的眼神，确认过这山这水是彼此的深情和眷恋。

“山打开的一部部自然辞书”“碧波の宣纸上，由我直抒胸臆泼墨的彩练”，诗人与自然读懂了各自的文字，而产生爱慕之情，彼此成为知己。

“木札岭上，一起随风飘扬”，诗人在这里携风寄情于美景，赋予彼此心灵神往的洒脱。“云家的诗被我悄悄情在溪旁”，宁静的云和小心翼翼在溪水边写诗的诗人，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在场交流，是自然和人在情感与意志上的默契。

生态诗学诗歌赋予自然和人同样的气质和哲思。“欲言又止的果树”“老石的经塔，意识里那朵半开的红莲”，以及“果树”和“老石”像诗人一样在哲思，使在场者感受到诗人与自然两位主体，体验着一种沉浸式的空灵交流。

“老树树的板书，诗行”“山风中涌动着的铿锵文字”，诗人和自然树神会的生态意境表达，相信所有的在场者，在“老树林里的小径上”，都会“自然体悟到朗朗乾坤”。

在仲秋，大山般的关爱和大地般的柔情，是诗意和智慧的启迪，是人与自然到达的心灵的宁静和豁达。在“年轮和风骨”的意象中，和入人经历岁月的沧桑后更加坚韧。“千里飞跃，幽谷问道”，自然的秋高气爽和诗人的健步如飞彼此相映，被各自的神秘所吸引，渴望在交流当中寻求生命存在的快乐。

“喊一声山谷的号子”“那量天的尺子，我用来丈量紫红的娇艳”，山菜黄本身就是亲情、友情的象征，诗人飘入仙俗，漫步云端，醉入的美景，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。

“天地的丝竹，弹向蓝天的蔚蓝”，琴弦、青竹似乎读懂了诗人的心思，用它们纤嫩的手指弹出蔚蓝的心曲，“我知道秋果的诗已成册”“正如这儒林翠竹的样子，青春气节，亦如这桂花飘香の八月”，桂和月的意象表达是诗人与自然的神交与共鸣。

“儒林”的意象表达，赋予树林文人的气质，而诗人亦是文化的承载者。在这里，自然与诗人浪漫主义的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在精神世界产生共鸣，寄托诗人对现代生态诗学观构建的寓意，提醒在场者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关系。

生态诗学诗歌赋予自然和人同样的生命价值观。“心梯随雨而行”“花香将你的心翅膀挂到了天上”，自然和诗人一样，心绪飞扬，比翼同飞到令人神往的境界。

“秋红正在演示秋の琅琅书声”，表达自然像诗人一样，对于生命奥秘的探索和不懈追求。“且将身心融入自家的星云”，诗人和自然在天籁般的宁静中超脱，自然而然融入“仙云间的道场”，像云又像风，自在、洒脱。

“上龙潭の灵蛙”“山岩の四书五经”，把灵蛙和山岩赋予人类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，大自然的神圣也令在场者肃然起敬。“断裂的心疼，造就了九壕沟……和他的春天”“飞天瀑，敲响了三月的晨钟”，诗人用春天的意境写秋，通过时间、空间的错位反差，把自然历史的厚重、演化与诗人对自然奥秘的探索 and 憧憬进行了巧妙的融合。

“飞瀑的水墨，八月的花好月圆”，大自然在这里不是玩赏的艺术品，而是花好月圆的创造者，大自然的热烈和诗人的深情在生命求索的境界达到和谐。“月钩象征团圆的大树”，从自然和人双元主体融合的维度，寓意自然与人类对生命圆满的象征和追求，就如这中秋的圆月，月是故乡明，更是长久时。“大山的滋味，化入了山原”，自然和诗人化入山原，共同达到超脱的生命境界，表达同样的人生理想与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。

翟美荣

生态诗学诗歌双元主体的在场表达